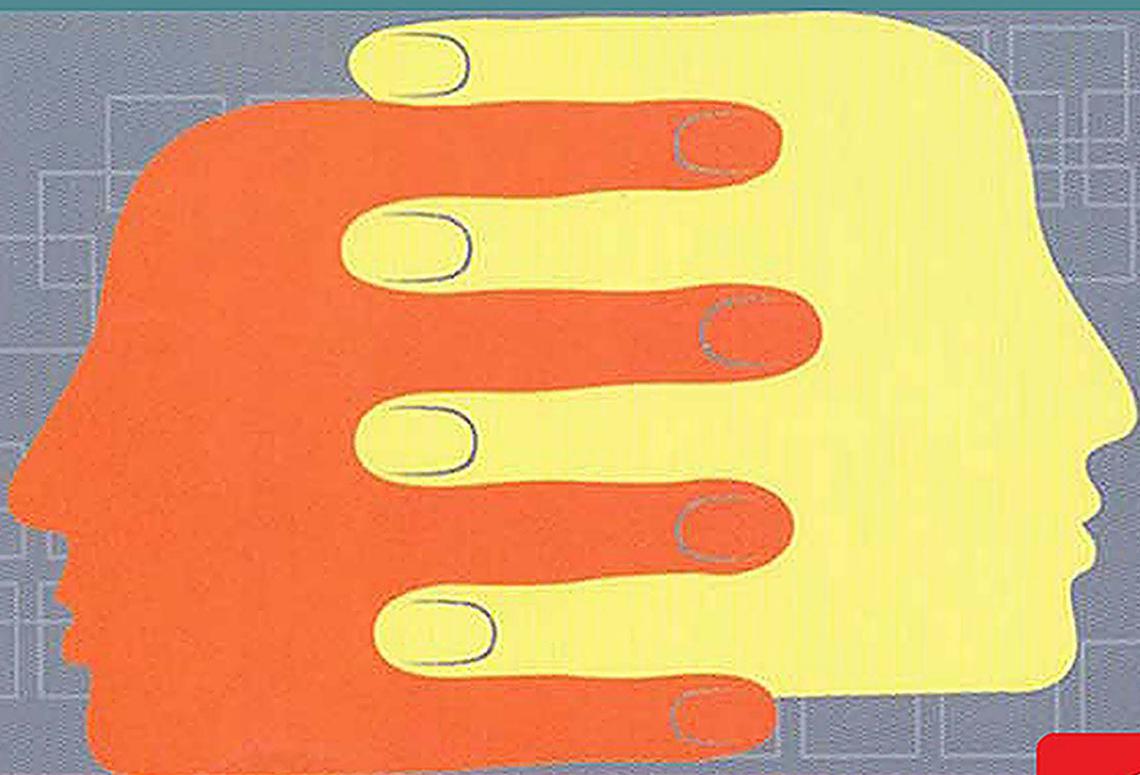


# 我与南溪

吴绍钊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我与南溪

吴绍钊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南溪 / 吴绍钊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206-10135-9

- I. ①我…
- II. ①吴…
-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8922号

## 我与南溪

著 者:吴绍钊  
责任编辑:崔玉金 封面设计: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鑫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320千字 插 页:2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0135-9  
版 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自序

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一声号令下，全国涌动起一股上山下乡的潮流。千千万万的知青，离开城市到广阔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奔赴到祖国的边疆，在军垦农场、偏僻的山村、遥远的牧区，接受“再教育”，而我则是到农村插队落户。

1969年3月初，申城春寒料峭。由于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被批斗，在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我与我的大弟绍援被欢送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去插队落户。我到延吉县烟集公社（现依兰公社）的南溪三队插队，绍援弟先到琿春马滴答公社三道沟大队插队，一年后，他调到了南溪三队与我在一起插队。

南溪，是我插队的大队的名称，也是流经我们村的一条溪流的名称，它也泛指南溪流经的那一片山区。我所在的南溪三队是一个朝鲜族生产队，队里19户人家全是朝鲜族，他们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民风淳朴，使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大开眼界。在6年多的插队生活中，我对于朝鲜族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从感到新奇、难以接受到理解、认可。直到如今，我都保留了被朝鲜族生活方式同化的痕迹。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不知不觉地被缩小，被双方互相认同、接受，这就是相互同化的过程。当时在我眼中，南



溪，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中的朝鲜族生活方式非常落后，如今回想起来，那是一种环保的、绿色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们还保留着朝鲜族传统的生产方式，春耕秋收中还透着对传统文化观念继承的意识，他们敬天、敬地、敬谷物，体现了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痕迹。我在插队生活中，以一个亲历者、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朝鲜族的民俗和文化现象，融入到他们的民俗文化活动中，与农民一起劳作，一起聊天，一起饮酒，一起忧天忧地，同欢共乐。

南溪的山水非常美丽。潺潺的清流，连绵的群山，繁茂的草木，灵动的动物，都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美国作家梭罗笔下的瓦尔顿湖的景色很美，但我总觉得我曾经生活的南溪的山水也很美。南溪一年四季的景色都给我美的享受，激发我的诗兴，激发我对南溪的热爱之情，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我在南溪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一段青春年华。在当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我受苦受难，曾三进鬼门关而侥幸生还。插队中所受的这些苦，比起那些过早地将生命埋葬在那片土地上的知青，我还有什么怨言可说？当时身处不幸的历史时期的一代知青，哪能像今天衣食无忧的青年这样幸福？

插队生活的经历、体验可留予后人评说。我之所以写《我与南溪》这本书，是因为我珍惜这一段我在青春年华时的宝贵经历、阅历与体验。在这段插队生活中，艰苦的生活锻炼了我不怕吃苦的精神，培养了我持之以恒、努力奋斗的精神、与人沟通、与人为善的情性，……而这一切都是南溪的农民教会我的，都是我从南溪的山水自然中感悟到的。

岁月如梭，不经意间从插队到今天已快45年了。当年那些村里淳朴善良的老人以及与我同辈的村里农民都先后如花而凋了。而南溪的群山依然耸立，



南溪的清水依然流淌，南溪的往事依然流传，依然美好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依然留存在我的字里行间。

我欣赏李商隐无题诗中的诗句：“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艰苦的插队生活锤炼了我，缔结了我与南溪割不断的情缘。

在我66岁生日之际完成此书，谨以此作为我对南溪和南溪人们思念的一份追忆。

2013年7月19日写于上海醒跃挥书斋



惯，展示朝鲜族人民的传统文化和美好心灵，展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诗性。

第三个层次是叙写和展示朝鲜族人民的人性美、人情美。第二章《山村的风情》中的“首顿派饭”一节中叙写了“我”被队里安排到申阿兹妈妮家里吃派饭，仲夏时节，鸡产蛋少，申阿兹妈妮将仅有的一只荷包蛋给“我”吃，知青集体户建房时，全村男女老少出动，都来帮助知青们建房；“我”和沈培林上山打柴严重受伤后，小队领导和村中青壮年及时赶到；“我”因青霉素过敏后身体瘦弱，村民赵哲勋送给我一只自家养的老母鸡给“我”补身子。作者精选了诸如此类的细节，都映现了南溪村民的人性美、人情美，体现了他们精神世界的诗性。

作者之所以能开掘并展示特殊年代南溪朝鲜族村民日常生活的诗性，与作者自身的人文修养、诗性素质密不可分。作者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爱好读书，尤其是爱读饱蕴人文意蕴的我国古典诗词，奔赴东疆时已高中毕业，已具相当深厚的人文修养，在南溪生活的6年多里，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第三章《山中牧牛记》中就具体叙写了他一边牧牛、一边阅读，背诵唐诗和读王力《汉语诗律学》的情景。他在《我与南溪》中怀着真诚的心情写道：“在什么地方生活、怎样生活，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心情愉悦地对待生活，适应生活，创造生活。”他陶醉在南溪美丽的山水中，与真诚、勤劳、善良、俭朴的南溪村民心心相印，感受着大自然与人民的诗性，也进一步孕育了自己的诗性情怀，以至40多年后的今天，怀着激动的、深厚的感情，情不自禁地写出了这部展示南溪日常生活诗性的散文集。

2013年8月9日写于上海景舒苑



# 目 录

## 第一章 南溪印象记 / 001

初识南溪 / 002

南溪概况 / 010

南溪探源 / 014

五月的南溪 / 018

七月的南溪 / 023

## 第二章 山村的风情 / 028

丰盛午宴 / 029

南溪晨景 / 035

布谷声声 / 039

春耕前夜 / 047

首顿派饭 / 051

播谷 / 057

插秧 / 066

分清良莠 / 075



打洋草	/	079
建集体户	/	085
烟事	/	087
积肥	/	096
收稻	/	106
收豆	/	115
刷牛粪水	/	127
秋夜打更	/	130
脱粒稻谷	/	136
槌枷声声	/	139
大雪之后	/	143
第三章 山中牧牛记	/	151
山中牧牛	/	152
山中读书	/	160
放牛一日	/	168
山中寻牛	/	173
第四章 集体户故事	/	178
春天的梦想	/	179
养鸡趣事	/	185
阿黄、小黑与明明	/	195



六点白与黑母猪	/	201
沐浴南溪	/	207
采榛蘑	/	212
寒日“猫冬”	/	218
第五章 闯过鬼门关	/	229
东沟打柴	/	230
青霉素过敏	/	248
第六章 体验与感悟	/	254
观察小记	/	255
分红	/	257
城中聚宴	/	262
山中四季	/	270
猎狐	/	274
山中杂感	/	279
山中之乐	/	287
后 记	/	291



## 第一章 南溪印象记

南溪是一条美丽的、充满活力的小溪。我认识它时，是在我插队的时候。

我的故乡的村边也有一条南溪河，怎么南溪那么与我有缘呢？来到这异乡，怎么眼前的这条小溪也叫南溪？而且当我听到这南溪时，我怎么会对着眼前的这条南溪一下子会产生那么多的想法？莫非南溪与我真的有着某种缘份？不可否认的是，在我生命的历程中，现在这条北国异乡的南溪已经和我结缘了。我现在已经看到冬天南溪的景象，今后，我一定会看到南溪的春夏秋的风光，我一定会听到许多曾经发生在南溪岸边的趣事，一定会看到、听到许多不断发生在南溪岸边的事。我将要在这南溪岸边的小山村里生活多久，我不得而知。令我意想不到的，我不远千里从上海来到延边的这个小山村，还没过两三个小时，首先给我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这条南溪。南溪，多美的名称。它从大山里奔流而来，一路接受大山高岩的俯瞰，接受河岸边草木的迎送，它一定是条充满活力的溪流。南溪，这条从大山中奔来的溪流，它在天地间流淌了有多久的时间？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这一生中将有一段宝贵的青春岁月将在它的身边度过。我与南溪难道还真有某一种缘分吗？

## 初识南溪

南溪是一条美丽的、充满活力的小溪。我认识这条南溪的时候是在我插队时。在我的印象里，无论是春夏秋冬，南溪总是那样的美丽。

初识南溪是在1969年初春时。3月8日那天上午，我们迢迢千里，越山跨水，从上海来到吉林省延吉县烟集公社（现称为依兰乡）插队。虽说已是初春时节，但处长白山余脉下的这个四面群山环抱的地方仍是一派残冬的景象。

在公社所在地的那片广场上，早就搭起了一座彩门，彩门上插的都是青松枝。上面拉着横幅，横幅上写着“欢迎上海知识青年到我公社插队落户”，彩门两边分别写着：“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公社的几栋简朴的房屋和墙壁上，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随着十几辆解放牌卡车缓缓驶过彩门，开进广场，早就列队欢迎的当地农民欢呼着口号：“欢迎欢迎，上海知青。”“欢迎欢迎，上海知青。”紧接着唱起了欢迎知青的歌曲：“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看着这热烈欢迎的场面，我两天三夜旅途的疲劳被一扫而光。卡车停下后，我跟随着大家跳下了车。

广场中间都是一个个头戴军绿色棉帽、身穿军绿色棉大衣、棉裤的知青。男男女女，高高矮矮，胖胖瘦瘦，充满着一脸稚气的知青们好奇地张望着四周的景象。他们忘却旅途的劳累，被当地老乡盛情欢迎的场面所感染。有的嘴里



不停地说：“终于到了，终于到了。两天三夜的路程终于到头了！”“这里公社的房子怎么这样简陋，看来这儿是个艰苦的地方。”

广场上除了知青，还有从各个大队来接知青及其行李的农民。广场边上停放着许多马车、牛车，那些穿着冬装的农民有的戴着狗皮帽，有的围着围巾，他们或站在地上，或坐在马车上，或站在牛车上，他们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些千里迢迢从上海来的知青。有的眯着眼睛抽着烟，有的咧着嘴哈哈笑，有的在指手画脚议论着。他们对这批从上海来的知青充满着好奇。是啊，不好奇才怪呢！他们看看这批有许多稚气未脱的知青，说着一口让他们听不懂的上海话，或疑惑，或哈哈大笑。有的善于交际的知青，走到这些欢迎他们的农民身边，抚摸着拉大车的高头大马，看着一头头拉着车子瞪着大眼睛的健壮黄牛，满脸好奇，不时赞叹这些健壮的牛马。有一位善于交际的知青走到几个农民身边，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与这几个农民交谈，了解情况。有的农民听完他的讲话，皱着眉头，用纯正的东北话风趣地说：“你们上海人的舌头怎么那么好使，讲话滴哩嘟噜的，语言速度太快啊，我们是青蛙跳进深井里——噗咚（不懂）。”看着这一幕，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看来，我们来到边疆，语言交流是一个要过的关啊！

我抬头向前望去，看到不远处的田野里残存着冬雪和光溜溜的冰面，从地里一行行整齐的稻茬，我知道这一大片地去年种植的都是水稻。水田边是一个村庄，二十来户人家的屋顶上都覆盖着稻草，每栋房屋周围都用树干围着栅栏，有的人家的屋檐下，还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大蒜和红辣椒。再望远方，是绵延起伏的群山。远处有一座山很高峻，山顶上有一块巨岩高高耸立着，很像一根粗大的烟囱矗立在山顶上。在蓝天下，这座山显得很有气势。我来到一辆



大车边，用手指着那座山，很有礼貌地问一位年长的农民：“大叔，那座山真有气势啊，请问它叫什么山？”这位大叔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说道：“啊，你说的是那座山啊，它可是我们烟集公社的标志山，名叫烟筒山。”

随着高音喇叭的呼唤声，原本沸腾的广场渐渐安静了下来。公社书记和主任站在一辆汽车车厢上分别致辞，他们话语不长，大致内容是欢迎上海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远千里，到偏远的祖国东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吉县烟集公社来插队落户。他们希望我们在广阔天地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有作为。而后公社的知青办主任老金讲话，他讲话结束后，宣读每个知青要到的生产队。广场上立刻安静下来。从宣读声中我才知道，我和同班同学许杭生被分配到南溪三队（现依兰乡南溪三队）插队。到南溪三队插队的知青一共有18名，主要来自上海鞍山中学（现同济一附中）与上海十五中学两所学校。当金主任宣读完名单后，来到各生产队的知青都已相对集中在一起，由各生产队派来的社员带领我们到生产队去。

宣读完毕，离公社路程较远的生产队的知青都重新登上解放牌卡车，较近的生产队的知青就直接跟着来接他们的老乡步行去生产队。

来接我们到南溪三队的社员叫崔长春。他为人非常热情，一米六十左右的个子，红彤彤的脸庞上圆睁着一双豹子眼，明亮而有精神。他操着一口很流利的普通话，在作了自我介绍后，与我们一一握手，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重复着一句话：“辛苦了！”看到他这么热情、朴实，我的心里也踏实多了。看到我们一个个已登上了卡车车厢，小崔叫另一位社员坐到副驾驶座上给司机领路，自己则敏捷地跳进了卡车车厢。

卡车发动后重新开到来时的公路上，公路不宽，高低起伏，公路两旁是高



高的白杨树，卡车开始奔驰起来。小崔对我们说：“听说你们离开上海后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你们一定很累了吧？你们克服一下劳累，不一会儿我们就要到南溪三队了。从此之后，南溪三队就是你们远方的家。现在生产队里的社员们都准备迎接你们呢。”听了他的这番讲话，我心里感到暖呼呼的。车厢里不知那位知青问了一句：“小崔大哥，生产队离这儿多远？”小崔说：“南溪三队离公社8里路，汽车开开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到了。”他在车上用手指着远处一座高山说：“我们生产队就在那座山底下。”有个知青说：“哟，看看好像不太远。”小崔说：“不远？你们没听说过这样的话吗，看山在近处，走走半天路。从公社所在地到我们生产队有8里路。不过比起到我们公社的石人大队的路程，我们这点路还算是近的。你们知道吗，从公社到石人沟有18里山路，那儿四面环山，是我们公社处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大队。我们生产队处在这些大山的南向的一个沟口。”

卡车奔驰一阵后从公路上拐到一条土路上，土路边上是一个村庄。小崔告诉我们：“这个村庄是兴农六队，是一个汉族生产队。他们生产队主要种水稻。不像我们生产队由于处在半山坡上，大部分土地都是旱地，我们主要种玉米、高粱、小米、大豆。当然我们队也有一部分水稻田。”小崔在车上与我们侃侃而谈。

汽车开过兴农六队，从一条大河的堤坝的缺口处的冰面上驶向对岸。小崔告诉我们：“这条河叫烟集河（现在叫延吉河），发源于石人沟，它是这儿一大片山沟里许许多多的小溪汇集而成的河。它从石人沟里头流到这儿将近20里，它最后流向30里外的延吉，与布尔哈通河汇合。”汽车驶过烟集河，在河岸边的滩地上颠簸前行。河滩地上荒草、芦苇此一丛，彼一丛，大大小小的鹅



卵石到处可见。汽车驶过一条坎后，在一条土路上行驶，远远可望见在一座大山下的一个村庄。小崔用手一指那村庄，兴奋地对我们说：“看，那就是我们的生产队。你们看，从这里望过去，我们村子的景色多美啊。”我们远远望去，只见村庄坐落在一座雄伟的大山下，这座山的山脊上长着一片片青松，青松勾画了山脊的轮廓。山下是一片树林，小崔告诉我们，那是我们队的果园。汽车驶过一片原野后，经过几个低洼的沟坎后来到了村里。

最早迎接我们的是村里的一群牛和孩子，那些散落在村边的小牛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响，瞪着眼睛望着我们，孩子们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有的睁着大眼睛羞涩地望着我们。他们在路边看着我们从汽车上跳下来。有的反应快的孩子欢快地在村里的土路上飞跑起来，一边高声地用朝鲜语叫喊着。小崔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在招呼村里的大人，说上海知青到了。话音刚落，只见好几家草房的门开了，男人、妇女一个个穿着大衣紧走慢跑地来到车旁，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与我们握手。年轻一点的村民用比较流利的普通话向我们问候致意。不一会儿，大队的李书记、生产的赵队长以及一些村民都赶来与我们一一握手，他们都一脸笑容地向我们问候。由于天气比较冷，赵队长立即叫几个年轻人把我们18个知青分到各个老乡家。

赵队长把我、许杭生和林申雄分到老石家住。老石家不大，他把一间客房安排给我们住。那天外面气温比较寒冷，可当我们一打开房门，进入屋里就感到暖意融融。老石说，知道你们今天来我家，特地叫老伴在早晨多烧些柴，把炕烧得暖暖的。我们仨向他表示谢意后，脱了鞋，上了炕，脚下立刻感到非常温暖。老石拉开移门，把我们请到他家的大炕上。我们在炕上靠着墙坐，老石叫我们将双脚伸直，不必拘束。不一会儿，我觉得屁股和腿肚子下就很暖和



了，浑身也渐渐暖和起来了。我们感受着主人热情和热炕的温暖。刚才在路上的寒意没多久就被主人的热情和热炕的温暖驱散殆尽。

老石掏出烟包，用纸卷了一支烟，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问我们抽不抽，我们仨都摆手，说不会抽。老石又问我们渴不渴，是否要喝开水。说着，转过身与他的老伴用朝鲜语嘟哝了一声，只见他老伴打开碗橱门，取出三只碗，打开朝鲜族铁锅盖，只见锅里热气蒸腾。阿兹妈妮（朝鲜语：大婶）从锅里舀了三碗水，用双手端着，一一送到我们的手里，我们连声说：“谢谢。”老石抽了一口烟，对我们说：“谢谢，我们朝鲜语是这样说的，嘎穆沙思迷你达。嘎穆沙是谢谢的意思，思迷你达是敬语的缀词。”“喔，知道了。”我们重复了几遍。而后老石开始与我们拉起了家常。在唠嗑中，我们知道，老石是位复员军人，解放战争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打的第一仗就是图们反击战，他还参加过攻打长春的战役。以后随四野入关，南征北战。解放后，因文化水平不高，复员回了农村，当了一名普通农民。他娶妻生子，有了现在的家。老石除了谈他的经历，他还告诉我们一些朝鲜族的风俗习惯。例如，客人来了要敬烟，要饮酒，平时若要饮水，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喝凉水。我这才知道，他老伴给我们喝的开水是特意为我们烧的。

在热炕上一坐，不知不觉与老石唠了一个多小时，在温暖的驱使下，我们也渐渐来了困意。老石见状，马上收住话，叫我们到客房间先去休息休息。他为我们每人拿了一个枕头，随后关上移门。我们也毫不客气，头枕在枕头上，舒坦地躺在热乎乎的炕上，闭眼小憩。可我怎么也睡不着，头脑里不断浮现从离别上海后的一路情景，浮现着父母、兄弟、老师和同学们的身影。我打量着这陌生的环境，遐想着来到农村后的未来生活。